



明清別集叢刊

龔鼎孳 著

孫克強 裴喆
編輯校點

龔鼎孳
全集



一



龔鼎孳全集

一



龔鼎孳 著

孫克強 裴喆 編輯校點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龔鼎孳全集:全4冊/孫克強,裴喆編輯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明清別集叢刊)

ISBN 978-7-02-008257-5

I. ①龔… II. ①孫…②裴… III. ①古典詩歌—作品集—中國—清代②古典
散文—散文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63204 號

責任編輯 周絢隆 葛雲波

責任印製 史 帥

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政編碼 100705

網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廠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

字 數 1960 千字

開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張 86.625 插頁 4

版 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978-7-02-008257-5

定 價 340.00 圓(全四冊)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前言

龔鼎孳是明末清初的著名人物，他歷仕明、李自成、大順、清三朝，是明清易代時期風雲變換的見證者，也是當時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參與者；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毀譽皆達於極致。龔鼎孳在順治、康熙初年一直在朝中任職，曾在順治朝後期連降十二級，備受磨難；又曾在康熙朝十年居朝廷樞要，顯赫一時；不意在其死後的乾隆朝被列入『貳臣』，毀名燬版。他是清初著名的文壇領袖，其詩歌與錢謙益、吳偉業並稱為『江左三大家』。龔鼎孳著述頗豐，僅後人編輯他的詩詞文集就有詩集四十三卷、詞集四卷、文集二十七卷，其他奏疏、公文、制藝等十餘卷，此外還有數量可觀的佚作未收入上述各集。龔鼎孳詩、詞、文各體兼擅，在生前和身後均享有盛譽；他留下的文字不僅是其心路歷程的記錄，也是明末清初歷史的重要文獻。

一 龔鼎孳的生平

龔鼎孳（一六一六—一六七三）字孝升，號芝麓，安徽合肥人。龔鼎孳的一生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明代生活時期。萬曆四十三年至崇禎十七年春（一六一五—一六四四），從出生到三十歲，其間龔鼎孳從求學登第到初入政壇，意氣風發，文名漸顯，在政壇嶄露頭角。

明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元一六一六年一月五日），龔鼎孳出生於合肥，當時院子裏長出紫色的靈芝，因此號芝麓。祖父龔承先，萬曆舉人，曾任浙江分水知縣，擢升雲南祿勸州知州，未赴任告歸。父親龔孚肅，少負文名。大伯父龔萃肅，萬曆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與二伯父龔方肅、叔父履肅、翼肅均有文名。龔鼎孳天資聰慧，少年時代在長輩的指導和督責下奮發讀書。明崇禎六年（一六三三），龔鼎孳十九歲，鄉試中舉，翌年成進士。少年成名，光耀門庭，備受世人矚目。龔鼎孳的八股文（後來結集為《露浣園稿》）在當時汲汲於功名的士子之中廣為傳閱。

崇禎八年（一六三五）龔鼎孳被授予湖北蕪水（今湖北浠水）知縣。崇禎九年，龔鼎孳為湖廣鄉試分考官，選賢拔異，人稱其『最得士』〔一〕。本年湖廣鄉試正副主考為婁東吳偉業和萊陽宋玫，均是當時文壇名宿，三人由此『相知為深』〔二〕。吳偉業後來與龔鼎孳共同經歷世事板蕩，人事播遷，同享『江左三大家』高名，又同負名節之累，同抱身世之戚。崇禎八年至崇禎十四年這七年期間，龔鼎孳一直在蕪水任職，獎耕課織，崇禮明德，擊禦流寇，修繕防備，政績卓著。崇禎十四年，朝廷考核政績，龔鼎孳在整個湖廣地區排名第一，入京銓選。次年冬，授兵科給事中。龔鼎孳踴躍奮發，年少有為，又逢此契機，意氣更為騰躍。他初受任即奉命出使察理畿南廣平等處城守事宜，遍歷州邑，詳覽形勢，『一月書凡十七上』；在兵科十月，兩彈首輔周延儒、陳演，並阻周延儒一党的原大學士王應熊東山再起，於邊

〔一〕吳偉業《梅村詩話》。

〔二〕同上。

疆大勢、動亂情形、賢奸進退、國事安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直聲滿於朝垣。

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春，龔鼎孳入京途經金陵，與秦淮名妓顧媚定情於眉樓。龔鼎孳與顧媚的愛情故事一直是坊間津津樂道的話題，也是龔鼎孳最投入、最綿長的情感經歷。顧媚，字橫波，又字眉生，余懷《板橋雜記》謂其「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為南曲第一」。顧媚於崇禎十五年秋季冬入京與龔鼎孳匯合，適值清兵入關，鐵蹄蹂躪北直隸、山東等地，不得已折返江南，南北輾轉，幾經波折，直到第二年中秋始抵達京都，有情人終成眷屬，從此一生相伴。康熙二年（一六六三）七月，顧媚卒於京邸，龔鼎孳於顧媚逝後，每歲生辰都到妙光閣禮佛誦經，一直到他康熙十二年逝世。

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十月初，龔鼎孳因彈劾首輔陳演庇貪誤國，被投入監獄，直至第二年（一六四四）正月始被釋出獄，馬上又經歷了明朝大廈傾覆的巨變。

第二階段，兩易其主的動蕩時期。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一六四四）三月至順治七年（一六五〇）秋七年之中，龔鼎孳經歷國變，先迫降大順，繼而出仕清朝。伴隨著人生的坎坷，情感的煎熬，其政治生涯也走入低谷。

一六四四年是歷史上風雲突變的一年。龔鼎孳於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正月底出獄，三月李自成軍即攻陷北京。三月十九日明思宗朱由檢登煤山自縊，城中大亂，士子臣民倉惶失志，奔突流離。李自成軍以縉紳錄按名搜索各路官員，一時明朝官員或殞身殉難，或屈膝投降，或進或退，生死異路。當此危難之際，龔鼎孳先是選擇了為明朝殉節，與顧媚投井自盡，卻被附近居民救起，未成死志，又被

李自成軍擄去，備受極楚脅迫，被迫降順了李自成大順政權，被授予直指使一職。這段經歷成為他後來在朝野備受詬病的污點。

四月底，李自成軍敗逃離北京。五月初，清軍入京師，召明朝各級官員皆按原職錄用，龔鼎孳曾上書攝政王多爾袞，力辭不就，但是沒有獲得允可，不久遷任吏科右給事中。從該年的三月至五月，龔鼎孳數月之內身事三主，雖有求死之為，有切膚之痛，有屈從之辱，最終身負不堪聲名。這一年，龔鼎孳恰好三十歲，風華正茂，卻成了他生命中最為沉重的一年，讓他終生隱痛難抑，同時也成了他心態轉變的重要分水嶺。

仕清不久，龔鼎孳即被捲入政治爭鬭漩渦之中。清政權定鼎北京之後，對原明朝官員廣為招徠，隨著大批明朝官員出仕清廷，原本明朝官僚集團之間的黨爭也被帶入清朝。與東林、復社一系關係密切的龔鼎孳作為『清流』的領袖人物之一，在順治朝的黨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先後與馮銓、陳名夏、劉正宗、成克鞏等人展開了激烈角逐。馮銓在明朝曾是宦官魏忠賢的親信，仕清之後又為多爾袞所倚重，龔鼎孳等人多次組織大規模的彈劾，皆以失敗告終，並為之受到多爾袞的斥責和羞辱。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四月，龔鼎孳父親龔孚肅卒於合肥里第，龔鼎孳循例請賜恤典，被馮黨借機攻擊，由太常寺少卿降二級調用，尋以恩詔免，六月攜顧媚回鄉奔喪。從順治三年秋直至順治七年秋，龔鼎孳為父喪守制，一直在合肥、南京等地居住。在此期間，龔鼎孳常與親朋好友詩酒流連，還攜顧媚遊覽揚州、鎮江、杭州等地，發思古之幽情，寫下了不少詩歌。

第三階段，朝中建樹時期。順治七年秋至康熙二年（一六五〇—一六六三）任職京師十三年，雖其

間幾番經歷升沉起伏，但龔鼎孳在朝中一直勤勉任職，精心治政，負性敢言，頗有作為，不改前朝本色。

順治七年（一六五〇）秋，龔鼎孳攜顧媚北返，因與陳名夏之間的矛盾，長期不得補官，直至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夏方補太常寺少卿。龔鼎孳在朝中遇驚而不險，這與多爾袞的去世、朝中政治局勢發生變動有一定關係。順治皇帝歷來敬重有才有為的漢族士人，親政之後，統治政策較之前有一些改變。順治帝對才情卓異的龔鼎孳頗有好感。順治十年，龔鼎孳再次遭到陳名夏的排擠，本擬遷任外藩，因得到順治帝的讚譽，非但沒有外遷，反而升任刑部右侍郎。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二月，龔鼎孳轉戶部侍郎，五月又升任都察院長官左都御史。任職一年期間，疏章累百，提出了許多洞察時局、革除政弊、改善民生的主張，表現出強烈的責任感和剛健的魄力，他的才幹進一步得到新朝的認可。

清初朝政制度和風氣造成滿人特權很多，滿漢不平等現象十分明顯。按照清朝的官制，各部衙門均設置滿、漢兩位主官共同主持政務，然而朝廷官員中，往往滿官趾高氣揚，漢官畏首畏尾，龔鼎孳雖身為漢官卻不避忌諱，力圖革除此弊。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在刑部任上時，龔鼎孳上《遵諭陳言疏》等，臚列七事，一一陳言，力促改善漢族官員在朝廷中的職權，在朝中極力為漢人爭取利益，在漢族官民中贏得了聲譽。但因觸犯滿族權貴的利益，終於招致了順治帝的不滿，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十月，順治帝下詔指斥龔鼎孳『偏執市恩』，偏袒漢人，『若事系滿洲，則同滿議，附會重律』，事涉漢人，則多出兩議，曲引寬條』，被降八級調用，十二月再降四級，至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四月補上林苑監蕃育署署丞，龔鼎孳遭遇了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低谷時期。按官場舊例，降職官員多不入官署正常辦公，但龔鼎孳卻仍恪盡職守，上疏請退出屯莊二十二處，仍歸民間業主辦納丁糧，清理清廷入關以來的

積弊。此年秋龔鼎孳奉命頒詔廣東，此次嶺南之行，龔鼎孳寫下不少詩篇，彙集為《過嶺集》。

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龔鼎孳四十四歲，在京師任國子監助教。此年二月初八日，龔鼎孳和顧媚唯一的幼女死於痘症，年近四歲，夫妻二人極為悲慟。女兒之死給顧媚很大打擊，她之後清心禮佛，甚至看破紅塵，決心皈依佛教。龔鼎孳在長椿寺旁為之修建了妙光閣，供其誦經禮佛。順治十八年（一六六〇）正月初七日，順治皇帝崩於養心殿。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六月，龔鼎孳起任左都御史。七月，顧媚卒於京邸，龔鼎孳哀毀倍常。

第四階段，主盟京師文壇時期。康熙三年至康熙十二年（一六六四—一六七三），這是龔鼎孳生命中的最後十年，一直在朝廷身居高位。晚年的龔鼎孳心態趨於平和，更加惜才愛士，獎掖後進，扶持善類，振恤孤寒，負士林之望，領袖京師文壇。

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十一月，龔鼎孳調任刑部尚書。此年龔鼎孳五十歲，身經多變，暮年心事漸重，主政刑部時，常懷惻隱之心，曾說：『予性好生，非刑官不能生人。』^{〔二〕}因而在審核案件時常常反復參詳，發現冤情必為之昭雪。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夏，龔鼎孳請假三個月，回到合肥營葬繼母王太夫人，同時將顧媚靈櫬攜回故鄉安葬。

康熙五年（一六六六）九月，龔鼎孳調任兵部尚書。任職期間，區畫方略，嚴明紀律，恪盡職守，仍頗有作為。此年龔鼎孳上《請寬奏銷以廣恩詔疏》，使受『奏銷案』牽連的千餘江南漢族士人得到寬解

〔二〕嚴正矩《大宗伯龔端毅公傳》，《龔端毅公奏疏》卷首附。

赦免。『奏銷案』是清初發生於江南地區的政治事件。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清廷將上年奏銷有未完錢糧的江南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並溧陽一縣的官紳士子全部黜革，史稱『奏銷案』。『奏銷案』與清初的『科場案』，同是清廷為打擊江南地區漢族特別是縉紳士人反清情緒而使用的特別手段，令無數士子噤若寒蟬，影響深遠。龔鼎孳上疏時雖然與『奏銷案』案發之時已隔有數年，但上疏替江南士子說話，依然要冒很大風險。當時即有人勸說龔鼎孳要出語謹慎，龔鼎孳毅然說道：『以我一官，贖千萬人職，何不可！』（二）此《疏》竟然起到了一定作用。皇帝準奏，苛擾江南士人數年、人人聞之色變的大案至此告一段落，江南士子中近千人因此疏而免於降黜。龔鼎孳為因『奏銷案』戴罪的士人請命，在當時贏得了廣泛的讚譽，清初人董含《三岡識略》記云：『大司馬龔公特疏請寬奏銷，有「事出創行，過在初犯」等語，天下誦之。』

康熙五年（一六六六），汪琬、程可則、劉體仁、梁熙及董文驥、李天馥、陳廷敬、程邑等在京師共組文社，王士禛、王士禛兄弟亦來參加，共推龔鼎孳為盟主。其時，龔鼎孳在京師文名甚盛，威望甚高，領袖京師文壇。王士禛《香祖筆記》中載：『康熙初，士人挾詩文游京師，必謁龔端毅公。』當其去世時，大江南北許多才士失聲痛哭，海內名流多有詩文志之。

康熙八年（一六六九），龔鼎孳五十五歲，五月調任禮部尚書。龔鼎孳釐正京官儀從，奏復天下歲貢，並請增廣縣邑取士額等，仍是勵精圖治、精心為政的一貫作風。康熙九年（一六七〇）春，龔鼎孳奉

（二）同上。

旨主持會試。是科得人之盛，甲於清初，徐乾學、李振裕、李光地、趙申喬、陸隴其、王掾、王原祁、葉燮、陳夢雷、張鵬翮、郭琇皆是科進士。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龔鼎孳遭疾，康熙帝曾派遣侍衛、御醫、學士前去探望。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春，龔鼎孳再次奉旨主持會試，汲引英雋，得韓荃、王鴻緒等一百五十八人。此年八月，龔鼎孳病情加重，上疏痛切乞休。康熙帝念其情懇，準其解任回籍調理。未及動身，於是年九月十二日卒於京師，十二月賜諡『端毅』。康熙十七年又為之立碑，康熙皇帝撰寫了碑文。

然而，龔鼎孳卻在辭世百年之後遭罹災禍。乾隆年間，清廷為了進一步強化統治，凝聚臣民的向心力，特地表彰易代之際的忠臣義士，也相應地貶斥由明仕清的降臣，龔鼎孳亦在貶斥之列。乾隆三十四年，龔鼎孳被削去諡號，其作品也遭到禁燬，並與錢謙益、吳偉業、周亮工、曹溶等這些由明仕清者同被列入《貳臣傳》。

龔鼎孳是一個頗受爭議的歷史人物。在當時以及後世，對他的『惡評』也頗為激烈。首先是他的政治失節的問題。龔鼎孳先降李自成，後降清朝，被人指斥為『闖來則降闖，滿來則降滿』，兩度變節，後來乾隆皇帝對龔鼎孳的厭惡也主要由此。其次是他與顧媚的『愛情故事』，議者多從文人狎褻角度發難，更有將龔之失節與顧媚相聯繫者，如傳言謂龔『每謂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客觀看待龔鼎孳的人生軌跡和心路歷程，我們認為，龔鼎孳是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歷史人物，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他的人生價值取向和道路的選擇既有歷史的共性因素，也有個人性情修養的個性因素。在明末清初民族矛盾和民族融合的背景下，龔鼎孳在清初政壇上的所作所為，對於民族矛盾和

衝突中處於弱勢一方的漢民族利益有較多維護和爭取，這對於此後緩和民族矛盾、促進民族融合有一定的正面意義，對其人的政治作為和政治品格應有公允的評價，不宜因其降清、身為『貳臣』而一概抹殺。

二 龔鼎孳作品的內容風格

龔鼎孳在文學創作上不僅作品數量多，並且品質較高。他詩、詞、文兼擅，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清初文壇享有崇高的地位。

（一）詩歌。龔鼎孳在清初詩名甚高，生前已與錢謙益、吳偉業齊名，有『江左三大家』之譽。其《定山堂詩集》四十三卷共收錄其詩歌三千九百六十五首，此外尚可輯錄佚詩近百首，總計其詩歌流傳於今的有四千餘首。

龔鼎孳作於明朝的詩篇在《定山堂詩集》中已經刪削殆盡，目前保存下來可以確認的有三類：其一，寫於入清前記載與顧媚交往的詩，如《定山堂詩集》卷三十六之七言絕句《登樓曲》一組四首、《江南憶》一組四首等，這些詩與其詞集卷一之《白門柳》可互參；其二，詩題中明確標注紀年的詩，如《燕邸秋懷和朱玉籀韻八首（壬午）》作於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送李二則歸金陵（時癸未以言事在繫）》、《寒夜不寐（癸未初冬日作）》等作於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感春二十首（甲申二月）》作於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出獄時，此時距離李自成軍破北京城僅有月餘；其三，未收入《定山堂詩集》的一些佚詩，如《順治蘄水縣誌》卷二十二《藝文二》載有龔鼎孳佚詩十五首，皆是龔鼎孳於明末任蘄水

縣令時的作品，對於研究龔鼎孳的詩歌創作軌跡彌足珍貴。

龔鼎孳入清之後的詩歌題材豐富，如龔氏摯友朱徽《香嚴齋集敘》中所云：『其詩有待漏應制，劍履之莊嚴，亦有葉落鐘鳴，景候之淒切；有公子敬愛，西園閑宴之風流，亦有將軍閒暇，北里搗箏之豪舉；有雨雪飄揚，騎驢而吟灞岸，亦有花絮飛舞，走馬而過章台；有荔子、桃榔，馳驅思於萬里，亦有蒹葭、楊柳，掛釣叟于三江；有象筩、羌管，對客揮毫之曠懷，亦有星冠、雲衲，步虛祇夜之逸韻。』龔鼎孳經歷過高下、毀譽、順逆多種境遇，亦有種種迥異的身份：朝廷重臣，文壇領袖，風流才子，遭貶官吏，淒苦囚徒等等，詩歌一直是他人生的記錄，也是他感情的寄託。詩集中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他身歷朝代更替的生活經歷和內心體驗，吳偉業序稱其詩：『有感時侘傺之響，而不改於和平，有鋪揚鴻藻之辭而無心於靡麗。』龔鼎孳詩歌的題材主要有贈答酬和詩、詠懷抒情詩、紀事記實詩三類。

龔鼎孳的贈答酬和詩在其全部詩歌中所佔比例最大，達到半數以上。後世論者對此頗有非議，如沈德潛批評龔詩『宴飲酬酢之篇多於登臨憑弔』^{〔一〕}。然而如果就這些贈答酬和詩的內容加以分析，則會發現，這其中雖有一些無聊應酬之作，卻也不乏深刻表現詩人心靈世界的精彩之作，特別是表現龔鼎孳懺悔和自贖主題的作品，最為引人注目，也最為撼人心魄。龔鼎孳對自己『失節』經歷一直深表懊悔，雖然也有無奈和辯解的表白，更多的則是懺悔和自贖。龔鼎孳用『失路』一詞形容自己的迷惘和困惑，用『悔』來表現情感指向，如：『失路文章自庾徐。』（《懷方密之詩》）『傷哉失路人，全生不易為。』

〔一〕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卷一。

《送雪堂夫子南歸用古詩十九首韻》二十首其八）『失路人歸故國秋，飄零不敢吊巢由。』（《初返居巢感懷》其一）皆以『失路』形容自己迷失路徑，風塵天涯無以為家的旅人心態。他也常把自己比作歷史上曾仕於新朝的沈約（休文）和庾信（子山）：『休文座上人非少，庾信江南賦獨哀。』（《伯父雍麓公惠詩垂憶依韻奉報》）『名下易增淪落恨，子山詞賦已風烟。』（《為沈郎玉卿題便面》其六）用這些身仕二朝的歷史人物自比表達失節之愧。龔鼎孳詩中還常常徑直寫出『悔』字：『北山悔已晚，況乃長卿倦。』（《和答黃美中寄懷》）五律《秋懷》二十首和李舒章韻其四更是集中表現失路人的痛悔心聲：『河山風雨後，萬事悔差池。塵海餘蓬鬢，烟霜失勁姿。人猶工側目，書莫著愁思。高臥兼沉醉，蕭條度此時。』河山破碎，名節盡失，仕途失意，塵海飄零，世人側目，身心困苦，表現出痛憤滿懷無以自解之情。

龔鼎孳詠懷抒情詩中描寫與顧媚的情緣的作品十分引人注目。在《定山堂詩集》中有不少篇幅寫龔顧的相識相戀、同甘共苦、相依相伴。《登樓曲》八首和《江南憶》八首寫龔顧二人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眉樓定情與隨後的離別相思之情。作於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前後的《善持君臥病枕上口占》寫於龔鼎孳仕清最為失意的時期：此時龔鼎孳服闕回京，位卑職輕，本已失意，又逢顧媚臥疾，詩人在荒寒冷寂的秋景中展示與愛人同病相憐之情。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夏間龔鼎孳攜顧媚靈槎南返。在此期間龔鼎孳到過南京浦子口，寫下《浦子口登雙碧樓感懷四首》，其中之一便是為悼念顧媚而作，年華空老，斯人已逝，重泉幽隔，悽愴沉痛，令人不忍卒讀。

龔鼎孳的紀事記實詩多記錄重大的歷史事件，或涉及重要人物的活動，這些可稱為『詩史』的作品

具備了史料與文學的雙重價值。如《述聞（感武陵事作）》三首，記載了明朝末年朝野震驚的大事。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正月，李自成陷洛陽，殺福王朱常洵。同年二月，張獻忠襲襄陽，殺襄王朱翊鈞。龔鼎孳時在明朝為官，寫此詩表達了對國家遭受危難的痛切，對朝廷前途的擔憂。

除了上述三類外，龔鼎孳的詩歌中還有一些紀遊登臨詩、詠史懷古詩與詠物詩，這些詩或借景抒情，或引古鑒今，或託物言志，頗見詩人情懷。

龔鼎孳作為清初詩壇大家，與錢謙益、吳偉業並有『江左三大家』之譽，論者不免要將其詩歌成就和特色與錢、吳二人相比較，清人朱庭珍有『江左以牧齋為冠，梅村次之，芝麓非二家匹』（二）之說，今人嚴迪昌先生則評：『詩就功力之深而言不若牧齋，就情思之濃看非梅村比。』（三）如論詩歌成就，以上所評基本適當；如論詩藝特色，龔詩仍可稱獨具面目。

龔鼎孳的詩歌特色主要有兩點：其一，真情與理性的結合；其二，才情與技巧的結合。

先來看其真情與理性的結合。在江山易代過程中，龔鼎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龔詩中有大量抒寫苦痛和感慨的作品，詩中情感痛切深重，然而他又往往於抒情中透出理性的反思。如其《金陵篇用李空同漢京篇韻》，從歷史變遷、世事翻覆感慨興亡，進而對金陵這個文化符號所承載的興亡意蘊加以闡發，多了一種理性反思。正如張謙宜《覲齋詩談》所評：『不愧詩史，滿眼銅駝荊棘之感，卻無衰颯氣，

（二）朱庭珍《筱園詩話》，《清詩話續編》，第二三五頁。

（三）嚴迪昌《清詩史》，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三七一頁。

真不可及。』(二)

再來看才情與技巧的結合。龔鼎孳詩歌可以用『才子之詩』加以概括，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一說：『龔合肥詩文下筆數千言立就，不加點竄，世祖嘗於禁中賞歎其才。』在龔詩中，詩人的詩思、詩筆所體現的才情，與各種詩歌體裁所具有特徵完美結合，構成了龔詩的另一特色。龔詩眾體皆備且兼擅。《定山堂詩集》四十三卷乃分體編排，依次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七排、六絕、七絕，詩歌的各種體裁兼擅。如按照龔詩各體的數量從多到少依次排列為：七律、五律、七絕、五古、七古、五排、六絕、七排。從這個排序中不難看出，芝麓創作數量最多的是五律、七律和七絕，而這也正是其獲致最高評價的三類體式。

林昌彝評龔詩：『集中以五言律詩為最』(三)，龔鼎孳的五律簡直渾厚，於乾淨爽利中透出一股渾然厚重之氣。如其《秋懷詩二十首和李舒章韻》其四寫出仕二主後的痛苦心態，顯示了深厚的錘煉之功，不論是用字之精準、句法之嚴整，還是章法起承轉合之苦心經營，都顯示出芝麓對律詩之規矩法度的重視并熟練地掌握。龔鼎孳的七律大多感情沉鬱，境界開闊，思力沉厚，風骨駿爽，在規摹以杜甫為代表的盛唐詩風上很見功力，如《和秋岳八月十六夜詩》其三，首聯與尾聯皆為流水對，一氣呵成，行雲流水，頗具聲色之美與開闔之妙。龔鼎孳的七絕歷來備受稱譽，楊際昌《國朝詩話》稱其『斂才為絕

〔二〕錢仲聯編《清詩紀事·順治朝卷》，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一三六五頁。

〔三〕林昌彝《衣謫山房詩集》卷七，《續修四庫全書》第一五三〇冊，第三三〇頁。

句』(二)徐世昌《晚晴簃詩匯》稱其『七絕多傑作』(三)。龔鼎孳的七絕詩是龔詩中最見性情的部分。如其《秋水吟(為范文貞公歌兒作)》，乃為前明大僚范景文之歌兒所作，並糅合了詩人的興亡之感。既是題贈，又是詠懷，片語涵千言，無聲勝有聲，正是龔鼎孳七絕的魅力所在。

龔詩中多次韻、步韻、限韻之作。這些詩一般要求按照指定的原詩的韻部和用韻的次序來和詩，或者指定限用韻部、韻字作詩，以顯現各人的才力。龔鼎孳才華橫溢，擅長寫次韻詩，鄧漢儀說：『他人次韻每苦棘手，而公運置天然，即逢險韻，愈以偏師勝人。』(三)龔鼎孳多用古人詩之韻，五古多用漢魏六朝人之詩韻，七古和律詩多用杜甫詩韻。龔鼎孳對各家的模仿能力是驚人的，不同時代、不同風格的詩人都被招致麾下，為其所用，無論是從字面意象、語言風格還是從整體的詩境上，他都能做到逼肖古人，正如曾燦所言：『集中和詩，惟合肥龔芝麓無用意之跡，且能各肖體裁。如和少陵則似少陵，和康樂則似康樂。』(四)龔鼎孳的次韻詩絕非僅僅是機械的模仿，而是體現著詩人獨特的經歷與情感，同時還融鑄著強烈的時代感與現實感，正如沈德潛所論：『合肥時用杜韻，而能以意驅役，絕無趁韻之跡，所以高於眾人。』(五)

(二) (清)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一，《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一六七三頁。

(三) 徐世昌編、聞石點校《晚晴簃詩匯》卷二十，第五九二頁。

(四) (清)鄧漢儀《詩觀初集》卷二，第二五頁。

(五) 謝正光、余汝豐《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過日集凡例》，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一九七頁。

(六) (清)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卷一，第一五頁。